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癡人說夢記 第二十三回 弭拳禍快槍小試 惜賢才牌示高懸

卻說陳契辛在濟南府住了半月，打聽胡道台何時回省，到他公館裡去探問幾次，還無的確歸音。原來河工決口，胡道台督率屬員搶險，正在吃緊時候，不能便回。契辛等得不耐煩，只得各處閒遊消遣，把那濟南名勝，什麼千佛山、龍洞、鵲華、大名湖、黑虎泉等處，逛到個膩煩極處。一天早飯後役事，仍到趵突泉喝茶，原來這天正是個集場，只見許多買賣人，東一團，西一簇，非常熱鬧。契辛也鑽進人叢裡去看看，那知並沒什麼稀罕貨物，只不過缸盆瓦罐等類，那些零星物件，饌饌鍋餅攤，到處擺滿，看過幾處，都是一般。耳朵裡聽得有人叫道：「二哥，我們去看大師兄演拳去。」契辛付道：不錯，北方的拳匪，雖經方撫台禁絕了，不准到山東地界，那一班無知的人，原是山東人居多，這是禁止不來的。究竟他們是何作用，不免跟去開開眼界。想罷，便跟著那兩人，走到一個空曠去處，就見許多穿著毛藍布襖白布褲子的鄉裡人，圍著個大師兄，聽他談神說鬼，道是什麼關聖帝君，黑虎趙玄壇，做了我們護法，怎樣扶清滅洋，怎樣不怕槍炮，說得有聲有色，大眾喜得手舞足蹈。那大師兄更有主意，就叫眾人入會，焚香畫符，請了神明，設下重誓，慢慢傳授拳法。契辛見這種光景，覺得可笑，回到寓中，仔細想道：不好，今天碰著了這班亂民，將來越聚越多，必至釀成大事，若不見機早行，恐怕出不了這濟南府了。當晚便找著看內舍的人，商議停妥，次日把聶子裡的樞，扶回瓜洲去了。再說那大師兄，本是個歷城縣的無賴，入了拳會的伙，趁勢劫奪客商行李，任意揮霍。匪隊北上時，偏他沒有跟去，在鄉間混了數月，依然做了窮光蛋，餓死只在眼前，沒有生法，才想出這個舊圈套。本意只想騙幾錢度日，誰知大家那般信服他，竟聚到三四百人。風聲鬧得大了，被方撫台知道，不覺勃然大怒道：「我那般出示戒諭，他們還敢故態復萌麼？這些愚民真正不知死活，只有發兵剿除罷了。」旁邊踱過一位文案稟道：「大帥不須動怒，若是發兵剿滅，恐怕激成民變，倒很難辦，卑職有個法子，叫他們立時散伙。」方帥見是李文案上條陳，本來很佩服他的，不由的請教道：「吾兄有何高見？」李文案從容稟道：「常言擒賊擒王，晚生打聽得這般愚民，只因被一個光棍煽惑，以至成群結黨，目無法紀，大帥須不動聲色，叫首府出示，招他們來，只說國家要用他。他若來時，問他果不怕槍炮，便當時試驗，用洋槍打他，把他頭目打死，以下的人就好遣散了。」方帥大喜道：「此法甚妙，到底吾兄高見不錯。」當下傳了首府，問他拳匪蹤跡。那知這首府盧大人，應酬太忙了，不大理會民事，雖耳根裡隱約聽得有什麼拳會，還不知道聚了若干人，那裡能知他們的蹤跡，就用一個搪塞的法子稟道：「那些烏合之眾，沒有一定聚集的去處，大帥如欲查究，待卑府傳齊了差役，分頭去拿人便了。」方帥道：「這倒不必，兄弟的意思，是要招降他們，就煩貴府出示曉諭，准於□一日會齊教場，聽候兄弟點名收降便了。」首府連應了幾個是，回到自己衙門，傳了歷城縣來，狠狠的責罵一頓，道：「地方上有這般重大的案子，也不來告訴我一聲，如今撫台問下來，幸虧我隨機應變，敷衍過去，要有差池，怎麼交代呢？」歷城縣嚇得目瞪口呆，面面相覷，接連應了幾個是，方才退下。

首府又傳書辦敘稿，出示曉諭他們。書辦答應遵辦，回到下處，翻來翻去，並無成案可稽，便找到一個老書辦。這書辦姓史名襲號老利，在濟南府辦了三□年公事，如今是輕易不到衙門的了。此次因為他手下的徒弟，想不出法子，敘這沒有成案可查的稿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胡鬧了半天，一無成見。內中有一個綽號地裡鬼的，這人頗有見識，不言不語，在那裡抽了半天青條水煙，忽然開口說道：「諸兄說的全不是個道理，我想這樁案件，是從來沒有辦過的，料想諸兄新來晚到，見不到許多公事，只有我那史老利見多識廣，還是去請教他罷。」大家正沒主意，聽他所說，樂得把這難題推給人家做去，不由得異口同聲道：「請他去，請他去。」房裡的伙計，聽了吩咐，飛奔的請去了，半天方回道：「史先生才起來，還沒吃早飯過癮哩。他說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，要來請我，他們隨便辦就結了。是我再三央求他，只少磕頭，他才肯來的。他叫各位先生不要回去，在這裡等他。」內中跳出一個冒失鬼恨道：「什麼老利不老利，有這樣大的架子，我只見他一封一封雪白的銀子拿回去，從沒到衙門辦過一樁事，倒像個坐地分贓的強盜，總是地裡鬼不好，偏要請教他，弄得我們餓著肚子等他。他要是一天不來，難道就挨餓一天嗎？這稿有什麼難敘，隨便那位敘一敘就得了。官場的事，那樁不是敷衍，只管牛頭不對馬面的敘上去，我敢包你不駁回，真也太小心了。」地裡鬼道：「老兄休得胡說，今天這稿子，不比尋常，須知事關重大，若是老兄能敘，儘管請敘，我們是不擔干係的。我那老利，他是三□多年的老腳色，見識比我們大了許多，因此我說要請教他。他既答應了來，那有不來的理，老兄怕挨餓，請回府吃飯去便了。」這人經地裡鬼搶白了一頓，也就沒得話說。候到三下鐘的時候，只見遠遠一個小廝扶著老利，拿杖長旱煙袋來了。才進頭門，就有幾位刑房裡的同伙，出去迎接，地裡鬼也帶領著同伙接了出去。細看那位老利，穿一件藍杭綢長衫，左手大拇指躡著個翡翠搬指，故意露出袖外，搖擺而來。地裡鬼扶他進入裡間坐下，把那樁公事，和他講明，大家洗耳恭聽他的妙論。老利不慌不忙，開言道：「這稿沒什麼難敘，你把那年招降會匪的稿子，查出一看，便知道了。」地裡鬼恍然大悟，便從一宗一宗卷內，好容易找到一件大致相同的稿子，把來改了幾處緊要關目，弄成個不三不四的一件東西，送到刑名師爺書房裡，這才把這件事搪塞過去。

到得□一天。只聽得撫院衙門，三聲炮響，大人業已出轅，那一隊一隊的常備軍，個個揹著毛瑟快槍，擁護著撫台大人，到教場裡去，那些拳會裡人，早已到齊，個個得意揚揚，要待大人收錄。只見官廳上，隱約有幾位紅頂花翎大員，坐在那裡商議，不見別的動靜。一會兒，上面傳喚擺隊，旗幡展處，隊伍擺齊，會眾只道要和他們開仗，嚇得渾身亂抖。又停一會，首府大人親自下來傳諭道：「你們眾人，且在這裡站著，聽候吩咐，只叫頭目上去見大人。」那頭目戰戰兢兢，跟著首府上去。方帥問道：「你不怕槍炮麼？」他只得硬著頭皮道：「不怕。」方帥立時叫過兩個親兵吩咐道：「你們兩人，挾著他到眾人面前，說我要把他試槍，果然打不死，還須重用。告知眾人之後，便把他試打一槍。」兩個親兵聽了吩咐，挾他便走，那頭目不及分辨，被他們如法試槍，豈有不死的道理？槍子從前心進去，後心穿出，當時倒地而亡。眾會黨一齊跪在地下，只求饒命，方帥下階，痛說了他們一番，叫他們各自安分歸農，再有這般舉動，定然提來，那時性命不保，休要後悔。眾人叩謝過恩典，各自散去。方帥回轅，傳見李文案，著實誇獎他用的好計策，果然把一樁大事登時消滅了。自此分外敬重文人，有心招羅豪傑。

原來這方帥，名之元，表字玉岑，本是海軍衙門裡放出來的道台，深通海軍兵法，熟諳交涉。只深恨拳匪擾害國事，全虧他遏住了，沒有滋害到東南諸省。朝廷知道他山東的事辦得好，把他升任直隸總督。方帥接著這道諭旨，不由的心中大喜，對李文案道：「兄弟一向有整頓海軍的意思，如今得行其志了。」李文案自然著實恭惟，當下就替方帥擬了個謝恩折子。過了幾日，把公事移交藩台護理，方帥急欲進京面聖，好在這時鐵路已通，就打電報到京城，叫開專車來接。當日藩臬道府，各集撫院，預備送行，卻還不知方帥如何走法。方帥對他們道：「今天鐵路上，是有專車開來接兄弟的。」各員聽了，自然候送不提。那知左等也不來，右等也不到，方帥焦躁，差人打電報去問。回電道：「車不敷用，請另設法。」方帥大怒道：「這車務處如此可惡，那勢力還了得嗎？」藩臬俱進言勸慰，方帥只是恨恨，設法，只得再停一天，占了常開車頭等官座，這才進得京去。召見時，條奏兩件事，一是海軍的腐敗，一是鐵路的吃虧浪費。聖上因他說得愷切，就命他整飭海軍，督算鐵路帳目。方帥奉了這個諭旨，免不得打起精神，整理一番。

到任後，便和李文案商量，聘請幾位名士，在幕府幫忙。李文案薦了幾個人。及至入幕，原來都只有老舊的本領，方帥不甚滿意，打聽得南通州有位韓康伯先生，是新舊兼通，中西並貫的，方帥不惜重資，特具百金一月的■金，著人持函敦請。你道這康伯先生是怎樣出名的呢？原來他是個寒微出身，他老子在胡公館裡當個家丁，他也就在公館裡做個書童，伺候少爺讀書。本來腦筋筋就比別人長得足，天天聽先生講書，書上的句子，難為他都記得清。少爺退學後，他便把少爺的書。在燈下細讀，不到三年，竟比他少爺強了許多。一天先生出了個史論題目，叫做什麼衛青論，少爺做不出，他就自薦，和他代槍，著實替天下的人奴發揮出無數感慨。先生批了許多恭惟話。少爺把這本卷子，呈給他老人家看，誰知他老人家看出破綻，說筆路口氣，全然不對，一定是有人代

槍的。少爺被他老人家考問不過，只得實說。這胡老爺是翰林出身。很愛才的，當下就有心提拔他，叫他一般在館裡跟著兒子讀書。那消一年早已造就成了一個秀才資格。那年恰逢歲考，胡老爺替他報名應州考。此時韓康伯要將就做幾篇文章，倒也不至於鬧出事來，誰知他逞強的心盛，頭場兩篇文章，直做得花團錦簇，州裡也是位名翰林，散館出來的，見有這本好卷子，那肯割愛，不免取了個第一名案元。那時通州有幾位世家子弟，都是卓卓有名，都想奪這個案元的，及至榜發，見取了個無名小卒第一。大眾不服，卻打聽不出是什麼人。覆試見面，索他文章看時，不得不佩服。四場案元，被他一人佔據，人人憤怒。聽得茶坊酒館中人傳說，他是胡宅家丁之子，於是有了把柄出氣，便由第二名童生出頭，糾合多人，要告他身家不清。呈於做好了，找到幾位凜保先生商議這事。當頭的凜保張凝秋先生，把呈子看過一遍，只是搖頭道：「諸位錯了，要攻他，何不早攻？此刻四場已畢，差不多要送道考，還能攻得來麼？況且州官很賞識他，只怕攻也沒用的。」眾童生道：「我們曉得他出身遲了，這也有得理說，先生們出點力，有什麼告不了他？」凜保沒法，只得代他們投去，果然州裡不准，批駁下來。眾童生愈怒，趕前到學院告去，韓康伯聽見這個消息，只怕受辱，和胡公商量，意欲不去應院試。正是：

蝸角功名紛鬥起，鴻儒事業玉成多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